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 工作完成过半：回顾与展望

——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
访问记

朱毅 译

正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MEGA) 的工作已完成过半——MEGA 计划出版 114 卷, 自 1975 年以来已出版 58 卷——和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MES) 成立 20 周年之际, 柏林的历史学家赖纳·霍尔茨^①采访了长期担任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BBA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学术项目部领导、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因年龄关系即将退休的曼弗雷德·诺伊豪斯教授、博士 (莱比锡) 及其继任者格拉尔德·胡布曼博士 (柏林)。1990 年,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 (IISG) 的倡议下, 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以便继续进行 20 世纪 70 年代在莫斯科和柏林开始的 MEGA 编辑工作, 该所的档案馆收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分手稿。政治上独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网络, 加入这个网络的不仅有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而且还有波恩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RGASPI)。十多年来基金会理事会的主席一直由柏林的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担任。目前参加 MEGA 编辑工作的有德国、俄罗斯、荷兰、日本、法国、丹麦和美国的学者, 他们的编辑工作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统筹协调。

1998 年后, MEGA 改由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通过该出版社仍可购得 1975—1993 年间由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 MEGA 各卷次。

记者: 在 1989—1990 年剧变之后, 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才能继续进行 MEGA 的编辑工作?

诺伊豪斯: 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不同科学文化领域的学者聚集在一起, 在基金会没有自有资金的情况下, 还要拯救并彻底改革这项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编辑与研究项目, 并在国际研究合作方面已经发生彻底变化的总体条件下继续进行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重组是逐步进行的: 在编辑学领域修改了编辑语文学准则, 放弃了政治附加条件; 篇幅方面作了压缩, 从原来的 164 卷压缩到 114 卷; 在工作方法上尝试了创新, 将排版技术和印刷技术数字化, 与编者的研究工作联网; 在机构组织和人员配备方面, 逐步进入长效的学术结构, 将 MEGA 项目纳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长期资助的研究项目; 而最重要的步骤是将出版任务从一家党的出版社转交给一家著名的科学出版社, 以及编辑工作小组的人员更新。

胡布曼: 原先实行的是不懂科学、等级森

严的党的机构,而今由三个大陆的编辑小组结成一个平等的国际研究网络,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这个学术项目便构成这个网络的核心和交流中心。

诺伊豪斯:我想再次强调,对于MEGA的继续出版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是,科学委员会在迪特尔·亨利希主持的国际学者小组1993年对MEGA作出积极评价之后建议,将MEGA项目纳入科学院的项目。这样,MEGA才在自己命运多舛的历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学术家园。

记者:能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作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诺伊豪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于1990年,当时MEGA出版了34卷。基金会取得编辑权后出版了24卷。也就是说,我们在数量上确定的目标是:每年至少出版一卷,可能的话出版两卷,还要负责重印,以保证已出卷次不断档。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在1998年之后总共出版了18卷并照原样重印了三卷,此外,2003—2008年还出版了六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胡布曼:另外,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是,MEGA项目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20周年之际,通过了德国科学院联盟的定期评估,这可再次证明其出色的学术成就。这同样适用于已出版卷次的语文学标准和编辑方法,而编辑方法的创新在于:“谨慎汲取解构方法学的重大启发”,从而开发了“一套编辑经典著作的既联系历史语境又留有开放空间的历史化方法”。发表以前未发表过的大量手稿以及目前的出版速度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未来的出版计划也获得了人们的赞同。

记者:过去十年的工作重点在完成第二部分也就是《资本论》部分。你们现在的进展如何?

诺伊豪斯:我们的研究和出版战略是按轻重缓急循序推进编辑工作。首先要完成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接下来要集中精力编辑第一部分(著作、文章和草稿)未完工的各卷次。自1998年起,卡尔-埃里希·福尔格

拉夫、雷吉娜·罗特,有时还与日本和俄罗斯的同仁——其中主要有大谷贞之介(东京法政大学)、大村泉(仙台东北大学)和柳德米拉·瓦西娜(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合作,共编辑了五卷(第二部分第11、12、13、14和15卷),这样,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册除外)就完成了。莫斯科同事拉里莎·米斯凯维奇去世后,未编完的这个第4卷第3分册只能暂时搁置,这一册将收录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三卷撰写的、以前未发表过的15个手稿,将在今冬明春与读者见面。

记者:第二部分的工作完成之后产生了哪些新的认识 and 研究成果?

胡布曼:有一点往往强调不够,那就是第一次完整地发表所有马克思撰写的手稿和恩格斯的编辑稿以及保存下来的全部刊印稿。第二部分主要收录的是首次发表的手稿,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纳入科学院项目重点编辑的卷次即第二部分第11、12和14卷。保存下来的与《资本论》有关文稿篇幅庞大,产生于各个不同时期,就篇幅和作用而言也各不相同:除少数为《资本论》多个篇章写的总手稿和草稿之外,第二、三册的开头部分也有多个稿本,还有作者为各个主题资料集写的手稿和笔记,它们产生于1863—1881年,此外还有编者恩格斯于1883—1894年完成的编辑文稿,也就是为第二册做的编辑稿以及为第三册做几个不同类型的编辑稿。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第二、三册的刊印稿分别收录在MEGA第二部分第13、15卷。第12卷首次发表了由恩格斯编辑的编辑稿,它在与马克思写的第二册手稿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恩格斯经过多重挑选和复杂加工才完成的。此外,第二部分第12、13和15卷的资料卷还介绍了这些文稿与以这些文稿为基础编在第二部第4卷第2、3分册和第二部分第11、14卷中的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的以前没有掌握的联系:“出处索引”标明恩格斯为编辑刊印稿所采用的段落取自马克思的哪个手稿;另一个索引汇集恩格斯重要的内容补充(第二部分第15卷),或以刊印稿为基础的编

辑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的文稿差异（第二部分第12卷）。最后，“章节划分比较”则介绍各个版本的结构方面的变化。

诺伊豪斯：正如各个卷次的编者以编辑人员特有的、字斟句酌的谨慎态度在其评注和同期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这些做法为重构《资本论》的成文过程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渠道。马克思留下的未完成的著作第一次可以脱离它们的第一阐释者恩格斯而加以研究，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关键。关于研究过程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开放性或想象的封闭性的问题，可能成为新的议题。上述新出版的卷次的语文学鉴定可能会或将会使人为实事求是地诠释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研究作出努力。由于这样的文稿片断大多数没有被恩格斯收入刊印稿，而今在MEGA中首次发表了，所以可以进行分析研究了。同时，人们第一次可以依据所选择的文稿基础从总体上弄清恩格斯对文稿解读的影响问题，从而能够最终回答那个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恩格斯的刊印稿是否正确地再现了马克思的思路。

胡布曼：不用事先进行研究，就可以断言，马克思的手稿稿本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版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们的编辑同事指出，马克思的手稿与恩格斯的表述重心有区别，例如，在探讨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及其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的影响时，手稿及其各个方案证明，马克思在这方面还没有最后定稿，而恩格斯的刊印稿则对人们起了引导作用并对解读过程形成了强烈干预。恩格斯订正的计算也影响了人们的解读，于是，再生产模式只以恩格斯修订的叙述而不是以马克思的原始阐述表现出来，结果人们把扩大再生产视为同比例的增长。现在通过手稿与刊印稿的对比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思想是怎样通过恩格斯的编辑安排而得到了强化。

诺伊豪斯：上述这几个例子已经表明，随着MEGA第二部分的完成（除上述未编完的第二部分第4卷第3分册外），对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将获得一个新的基础。这些卷次出版以后，围绕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评价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在德语区，诸如米夏埃尔·亨利希等阐释者，同样，在国际上，比如新近出版的《重读马克思。考证版带来的新视角》都传递了这方面的信号。

记者：关于MEGA第一部分的进展情况，您能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吗？

诺伊豪斯：我们在把重点放在完成MEGA《资本论》部分的同时，也加快了编辑第一部分各卷次的步伐。比如，随着我们的同事于尔根·海勒斯及其忠实指导者理夏德·施佩尔、罗斯玛丽·吉瑟和德特勒夫·马勒斯编辑的第一部分第21卷的问世，这项十分艰巨且耗时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MEGA第一部分第21卷反映了马克思1867年9月—1871年3月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这一卷不单发表了马克思本人的文章以及对它们作了现代的评述，而且重印了总委员会的168份会议记录。国际时期（1864—1872年）是马克思除1848—1849年革命时期外政治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被视为马克思政治生涯的高峰期。鉴于最近大家都可以见到的那篇报道，虽然不是作为形成全球化时代的19世纪的新发现——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写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综述——理应重新关注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这一卷的编辑人员由于在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著作、文章、发言稿以及草稿时考虑了当时欧洲反对派运动的历史背景，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活动与政论活动作为这场运动的交流协商过程和反思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一目了然。

胡布曼：对于我们的回顾而言，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要强调的一点是，有了同雷娜特·默克尔-梅利斯（负责第一部分第30、31卷）和佩尔·柯斯林（负责第一部分第32卷）这两个同事的紧密合作，第一部分末尾几卷（恩格斯晚年，即1886年10月—1895年8月的著作）的编辑工作才得以完成。我们在工作中一致努力的方向是：一方面是厘清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这个最后创作阶段撰写的著作、发言稿以及他们为再版著作写的序言和跋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为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部分第30卷)等经典著作撰写精确的、符合当前认知水平、摆脱政党政治框框的评注,在这方面,我们同事克劳迪娅·赖歇尔、汉诺·施特劳斯和克里斯蒂纳·魏克韦尔特做了大量工作。

记者:MEGA第三部分发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进展情况如何?

胡布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与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以及美国的2000多人有过通信往来。这个联系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的庞大惊人的通信网络表现为一个重要的、但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交流媒介,而这个交流媒介是与资产阶级的古典通信文化并行出现的。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有14400封,它们将编在MEGA第三部分,总共35卷。更换出版社之后,在主要由莫斯科的编辑同事出版的四卷(第三部分第9、10、11和13卷;2011和2012年还将分别出版第12和30卷)中,没有再把第三者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单独放在附录中发表,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第三者写给他们的所有书信一起按年代顺序编排。把所有通信伙伴的书信统一按年代顺序同等编排,可以彰显通信的对话性质。

诺伊豪斯:这样做对读者很有好处。例如,重构马克思和他的诗人朋友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关于党的纪律与艺术自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最终导致两人决裂的争论,也许就简单多了。弗莱里格拉特辩解说:“我的天性,而且每一个诗人的天性,都渴望自由!而党是一个笼子,当人们歌唱的时候,甚至是为党歌唱的时候,也最好在笼子外面而不是笼子里面。”^②

记者:第四部分收录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与笔记。这部分设定了哪些重点?

诺伊豪斯:我们在MEGA第四部分各卷次

中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与笔记,可以展现他们的著作所有新的侧面。马克思的科学兴趣涉及著名的学者,但也包括在科学编年史中鲜有记载的著作家,这些著作家的著作在今天只有少数专业人士知道。第四部分第12卷的评论者在《新苏黎世报》上曾撰文提请人们考虑,可以把MEGA第四部分“理解为思想史上的一面世纪之镜。单是那些思考性著作和著作家及其传记背景就像展示窗一样给人以丰富的启迪,而马克思的求知欲则给人深刻的印象。如果考虑到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收录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数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著作的摘录的卷次,便可以度量出马克思在总体思想过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前阅读中未曾见过的马克思:他是最后一个广博的学者,这样的马克思作为单独的个体必然受挫于汗牛充栋的材料中。”

胡布曼:不久将要出版的第四部分第26卷收录了马克思所作的地质学、矿物学、农业化学著作的摘录,该卷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新的论据。这一卷由安内莉莎·格利瑟和理夏德·施佩尔编辑。我们还要感谢丹尼尔·诺伊豪斯为该卷设计的精致版式。

记者:您多次提到这个专业领域中有名的资深编辑同事,他们在MEGA的继续出版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诺伊豪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当时邀请了罗尔夫·德鲁贝克、安内莉莎·格利瑟、马丁·洪特、雷娜特·莫克尔·梅利斯、理夏德·施佩尔和英格·陶伯特以及其他编辑专家为继续完成这个经过彻底改革的项目贡献自己的宝贵经验与技能。这些人不顾自己已到退休年龄而把此次邀请视为一次巨大的机遇:罗尔夫·德鲁贝克1992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的讲话后来经常被人引用,其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自从MEGA交给独立于政党的机构出版之后,“MEGA才得以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历史考证版”。德鲁贝克说,对他来说,“编辑工作的彻底学术化和国际化……是MEGA在国家社会主

义崩溃之后能够继续出版的必要条件”。同样，我们也没有忘记 2009 年去世的同事英格·陶伯特，她像施佩尔、德鲁贝克和洪特一样积极参与 MEGA 编辑准则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编辑了第一部分第 1 卷和第 2 卷，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辑提出了富有创意的建设性方案。

记者：在这个宏大的编辑项目中，“新老”编辑人员之间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

胡布曼：我可以再说一遍，以前我在其他场合曾经强调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自己家里可以作一个正面的总结。这不仅适用于东西两边已社会化的工作人员的合作，而且适用于曼弗雷德·诺伊豪斯提到的把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人员纳入各卷目前的编辑工作。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德国东部的老编辑将自己的马克思编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手把手地传授给年轻的编者。除此之外，“东部人”和“西部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时会产生对马克思的不同看法，这对撰写注释或前言具有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通过讨论总能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每一卷的工作都没有出现问题，都能顺利地完成。因此，我总是积极评价这些讨论以及最终发表在各卷中的讨论结果，作为一个集体要反对观点片面和独断。就这方面而言，MEGA 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巨大的一体化事业，这项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以所有参与者的自我反思和责任意识为前提。因此我认为那些偶尔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一方指责现在“资产阶级的”编者是对纯粹学说的背叛，而另一方则认为，MEGA 编辑工作的核心仍然由原来的党的机构的老将把持着。这两种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并表现出无知。更确切地说，这个由各种专业人员组成的编辑队伍以及繁复的鉴定程序不仅能保证在阐述中不出现有损马克思研究的极端片面性，而且能更加开放地传播马克思。

记者：诺伊豪斯先生，胡布曼先生，可以问一下，你们是怎么为编辑队伍招聘科学接班人的吗？

诺伊豪斯：非常愿意回答您的问题。这个科学院的项目目前也许还不能说得不到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对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感兴趣，并将它们视作大学和实习期间可以接触到的内部资料。正如您看到的，我们已经积累了各种接待国内外实习生的经验，这些实习生在理想情况下可以参与我们的日常工作，并可能借助我们的编辑准则还能顺便修完一门扎实的编辑学课程。

胡布曼：有一个天赋很高的年轻学者在大学时期起就以诺伊豪斯刚才简述的方式在这里安心地学习，不久将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的施蒂纳批判为题的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记者：您对 MEGA 在国际上的影响作何评论？

胡布曼：我们出版的这个学术版本对各种语言出版的全集和单行本影响越来越大。在德国，祖尔坎普出版社和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学习读本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以 MEGA 的正文和注释为基础。至于在国外，例如在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也都把 MEGA 作为参照和文本依据。在法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协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这样做的，它的开头几卷已经出版。2008 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与法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法文版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可以得到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在编辑语文学鉴定方面的支持和咨询，而且可以利用 MEGA 的编辑稿、原文考证资料和注释。去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与北京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议，在中国，以 MEGA 为依据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出版了 21 卷，双方的合作正在扩大和深化，以致中文版在将来还能继续参照 MEGA 的标准。

诺伊豪斯：还有一件事我也许至少要在这个场合提一下，2009 年秋天，我与亲爱的同事

雷吉娜·罗特一起有幸在北京召开的“德国哲学及其文本和文献”大会上介绍了我们的学术版本。这次大会是在德中科学年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是多个人文科学编辑项目（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人共同进行巡回报告的序曲。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的人民大学进行了项目展示；会后，由福尔克·格尔哈特（Völker Gehardt）和李文潮率领的巡回报告团又相继在武汉、广州、杭州和上海发表了演讲与座谈，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发现人们对我们的编辑成果和语文学方法抱有浓厚的兴趣。

巴西、中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人文科学家除了从事全集的编辑工作外，有些人还花几个月的时间参与我们的科学院项目，完成了专项的语文学、资料考证和历史方面的研究。

胡布曼：总体看来，MEGA 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在国际扮演的角色都体现出这项事业的空前浩大——任何一个合作伙伴都无法单独完成这项编辑计划所需要的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为了全世界的利益，首先还要证明马克思的思想在思想方面的世界影响力。在这方面，根据我们的经验，MEGA 在国际层面上也被认为和赞誉为一项文化工程，它使德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再次产生了影响。

记者：胡布曼先生，您从2003年起开始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它与《MEGA 研究》有何区别？

胡布曼：1994—2002年出版的辅助性刊物《MEGA 研究》主要发表有关 MEGA 的结构调整方面的文章和狭义的语文学要义，与此不同的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出版《年鉴》则是为关于马克思的更为广泛的科学讨论创建学术论坛，以更加广泛的方式为在思想层面上挖掘两位作者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出贡献。

《年鉴》也像《MEGA 研究》一样继续发表有关 MEGA 各卷的补遗、勘误表和增补，比如，2008年的年鉴就补充发表了马克思 1864

年 10 月 16 日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一封信有关拉萨尔和党的政策的重要书信，从而再现了书信的原样，这封信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原件，MEGA 只发表了片断。除此之外，《年鉴》还发表与马克思传记、图书目录和图书资料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将来编辑其他卷次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这些文献性文章的补充，年鉴还收录对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关于马克思的诠释、讨论、书评和报道。开头几年的《年鉴》很难也让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参与这些讨论。这种局面在后几年有了彻底改观：在继续开展实事求是的理论讨论，比如有知名作家参与的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讨论以后，《年鉴》尤其成了对年轻人富有吸引力的投稿园地，以致有时不得不拒绝来稿，《年鉴》还发表英语文章，因而对英美著作家以及英语读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诺伊豪斯：请允许我对《年鉴》编辑部说几句恭维话，总的说来，编辑部为我们建立了很多联系，包括国际联系，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它与一个版本型的自我中心论作斗争，同时稳定科学院项目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阵地。

记者：当今一个宏大的编辑项目没有电子化就不能进行。MEGA 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

诺伊豪斯：我们的同事雷吉娜·罗特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与国内和日本的同仁一起把第二部分（《资本论》部分）中引人关注的卷次编辑成电子版。使人兴奋的是：把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与恩格斯的编辑稿和 MEGA 相应卷次收录的由恩格斯整理和出版的刊印稿之间的复杂联系通过电子化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电脑上安装了特殊的直观比对软件，首先选择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MEGA 第二部分第 15 卷）中重要的一篇作试验，比对这一册书的成文过程，比如，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写作到付印这一过程中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MEGA 第二部分第 4 卷第 2 分册）的理解。安装了这个软件，网友可上网（<http://telota.bbaw.de/megapcm/start.htm>

m l) 查看第二部分第 15 卷这一篇的正文以及
与每页正文对应的所有原文考证资料和注释
资料。

胡布曼：下一步是把《资本论》第二册的
各个稿本及其草稿都制成电子版 ([http://te-
bta.bbaw.de/mega](http://te-
bta.bbaw.de/mega)) 以供读者查阅。第二卷
在这方面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一卷保存下来的
不仅有刊印稿和马克思的手稿，而且还有恩格
斯的完整的编辑稿 (MEGA 第二部分第 12 卷)
的中间成果。此外，第二部分第 4 卷第 1 册以
及第 11、12 和 13 卷已经完成数字化，通过集
成的名目索引电子版可以统一查找。这项工作
是在 MEGA 科学院项目、柏林-勃兰登堡科学
院数字化项目组和日本仙台东北大学的共同研
发下完成的，并得到了“日本科学促进协会”
的资助。再下一步是将 1992 年以前出版的卷次
实现数字化 (先处理正文部分)，然后挂到网
上。目前第二部分第 1 卷和第 4 卷第 1 分册已
经可以使用，而第 5、6、3 卷和第 4 卷第 2 分
册则正在编辑。

记者：MEGA 的发行量大概有多大，国内
外的主要购买者都有哪些？

诺伊豪斯：但愿我没有泄露什么大天机：
发行量大约在 1000—1500 套之间。印数虽然不
可能再达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那个量，但与其
其他大型版本相比，这一数字还是很可观的；主
要原因也许是：MEGA 很大一部分销往国外，
销往远东地区的就占了三分之一，主要是销往
日本——这也许恰好证明国际上对马克思这位
经典著作家的兴趣经久不衰。

记者：您怎样评价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以
来出版的新卷次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的反响？

诺伊豪斯：我们在各种媒体上和学术界都
敢于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韦伯全集》
相比较，MEGA 项目本身和新出版的卷次不仅
得到了大型德文报纸的关注，而且常见于比利
时、巴西、丹麦、法国、英国、印度、意大利、
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报端。当然，也要感谢
《马克思主义复兴杂志》

胡布曼：在我看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保守派的报纸现在也刊登各种关于至今出版的
几乎所有卷次详实的报道。这可以理解为这样
一个信号：马克思首先不再被视为制造分裂的
政治著作家，而被视为一个经典著作家。人们
能这样承认马克思是经典著作家，我们当然感
到高兴。总之，引人关注的是，这样的反应目
前主要来自报刊，而不是来自专业评论界。

记者：你们以后是怎么安排的？

诺伊豪斯：我们计划中的 114 卷现已出版
了 58 卷。预计 2011 年将完成《资本论》部分，
这样一来，这个项目的重要部分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完成第一部分即“著作”部
分，而这部分的工作重点是那些收录马克思和
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未编完的卷次，未来几年主
要编辑第一部分第 5 卷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部分第 7 卷 (大部分是《新莱茵报》时期
有关 1848 年革命的政论文章)、第一部分第 16
卷 (《纽约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上
发表的政论文章和百科条目)。

胡布曼：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莫斯科俄
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哥本哈根、维也
纳和不来梅的同仁合作，完成书信部分其他卷
次的编辑工作。而对于第四部分 (摘录、笔记
和旁注) 我们将继续沿用以前的方法：首次发
表那些在科学史以及专题方面有着特殊意义的
文稿和材料，向读者展现马克思著作的各个新
的侧面。■

注 释

① 赖讷·霍尔茨是《马克思主义复兴》杂志记者，他在 2010 年 9 月《马克思主义复兴》杂志第 83 期上曾经报道过 MEGA 第 1 部分第 32 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91 年 3 月—1895 年 8 月写的著作、文章和草稿) 2010 年柏林版的情况。——译者注

② 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1860 年 2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载于 MEGA 第三部分第 10 卷第 320 页。——译者注

[朱毅：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蒋仁祥)